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马原

纠缠

马原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纠缠 / 马原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302 - 1307 - 0

I. ①纠…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5496 号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纠 缠

JIUCHAN

马 原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890 毫米×1270 毫米 32 开本 10.75 印张 279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307 - 0

定价:3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本书题献老朋友田地
是你的精彩故事成
就了这部小说

马说

一三二二年二月海口密所

目录

卷一

- 章一 姚亮有麻烦了 / 3
- 章二 姚亮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 17
- 章三 姚明把看到的麻烦扛到自己肩上 / 30
- 章四 先要认定继承权 / 42
- 章五 姚明的运气总是比姚亮好 / 55

卷二

- 章一 姚亮需要一个律师 / 69
- 章二 姚亮发现父亲陷进了一场骗局 / 80
- 章三 姚良相忽然要去纽约 / 92
- 章四 姚明精疲力竭 / 104
- 章五 范柏不期而至 / 116

卷三

- 章一 官司 / 131
- 章二 节外生枝 / 143
- 章三 玛丽带来的意外 / 156
- 章四 父亲另有退休金的问题 / 168
- 章五 姚明留下的烂摊子 / 181

卷四

- 章一 新麻烦缠身 / 197
- 章二 虎落平阳的姚明 / 210
- 章三 天上掉下个姚哥哥 / 223
- 章四 执行遗嘱被叫停 / 236
- 章五 姚亮的纽约记忆 / 249

卷五

- 章一 吴姚的下姚村 / 267
- 章二 姚明的新状况 / 279
- 章三 转机 / 292
- 章四 陡起波澜 / 305
- 章五 得而复失 / 318



卷一

章一 姚亮有麻烦了

1. 1. 1

2013年1月3日这一天，姚亮终于把那本他已经看了十几年的小说《好兵帅克历险记》翻到了最后一页。他这时才知道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未竟之作，它的作者哈谢克没能最终写完它就被死神接走了。非常有趣的巧合是那一天刚好在九十年之前，1923年1月3日。

《好兵帅克历险记》是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书，它问世的九十年以来已经在世界上不止一百个国家卖出了不止一千万本，它的名气完全可以与中国的一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书《红楼梦》相提并论。再一次碰巧了，《红楼梦》也是一本未竟之作。《红楼梦》有一个很有名的《续红楼梦》的作者叫高鹗，不过后人都以为高鹗的续比之曹雪芹的原著要逊色，所以很多人拒绝高鹗，不读他的续。《好兵帅克历险记》也有一个不是很有名的《续好兵帅克历险记》的作者叫万尼克，万尼克同高鹗一样吃力不讨好，他的续也遭到更多人的拒绝，于是各国的出版商索性将万尼克的《续好兵帅克历险记》挡在了自家的国门之外。捷克之外的绝大部分《好兵帅克历险记》的千百万读者都压根就不知道万尼克和他的续。

读毕《好兵帅克历险记》对姚亮来说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情。一桩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的劳作终于有了眉目，而且画上了句号。释然两个字最准确地描绘了放下这本大书那一刻姚亮的心情。

其实姚亮不该释然的，因为就在这个早上他接到不是一个而是整整

两个让他闹心的电话。不是一般的闹心，而是非常非常的闹心，特别特别的闹心。一个是前妻的电话，话题事关他在上海的那套大房子的权益归属。另一个是他被告知已经鳏居三年的八十七岁的老父亲刚刚仙逝，要他赶赴深圳奔丧。

1. 1. 2

大麻烦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得了的，姚亮只能将其暂时搁置，全力以赴去面对他必得面对的小麻烦。姐姐姚明已经先他一小时到达深圳机场，所以在机场出口匝道上接机的是他的老姐姐姚明。

姐姐到底是姐姐，她居然已经备好了黑布臂箍，不但自己的已经挂到了臂膀上，也将姚亮的在第一时间为姚亮在他的臂膀上挂好。

姚明说：“爸走得有一点突然。”

姚亮说：“我原来以为怎么也会过了这个年。我全家已经提前订好了2月5号的机票，准备和爸一起过年呢。”

姚明说：“新安医院的那个刘主任上次还说爸胃上那个东西一直没变化，说只要它不发作爸再活个三年五年没问题。”

姚亮说：“不是说急性感冒吗？说高烧发到43度？”

姚明说：“说是高烧引起了大面积痰淤，用真空管吸痰也没能解决问题。说是窒息而死。”

姚亮说：“爸年龄太大了，中气不够用，平日里有痰也咳不出来。在他身边听他喉咙里呼噜呼噜的，真替他着急。前几年我就有过担心，怕他哪一天给痰憋死。没承想真就是这么个结果。”

姚明提前订好了车，一辆大奔驰已经在出口外的通道上等候。姚明亮说这是创投公司侯总的座驾。司机显然与姚明相熟，开口称她姚总并为她拉开后座车门。姚亮知趣地自己到左侧后座上车。

姚亮有一个毛病，就是轻易不会从一个已经开始的话题上转移。

姚亮说：“这些狗屁专家主任只会说那些又大又空的废话，到头来

连一个小小的感冒也对付不了。姐，你说老实话，你给这个狗屁刘主任的红包肯定不小是不是？”

姚明说：“他能亲自出马已经很给面子了，钱多一点少一点有什么大不了？”

姚亮说：“你们有钱人说话就是气粗。你要是没钱，你看他给不给你面子。”

姚明笑他：“你怎么像个愤青似的？小亮，你马上也是六十岁的人了。”

姚亮说：“五十九好不好？还有两个月零两天五十九。”

姚明说：“你个大男人怎么对年龄这么敏感？有道是过九不过十，再两个月零两天就是你的六十大寿。”

姚明放低声音告诉他龚慧和秦皓月明天都会到深圳。姚亮以为为老辈人发表晚辈不来也罢，不必让小孩子的记忆中留下死后的印象。姚明不以为然，说面对死亡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况且龚慧与外公的感情最深，来和外公告别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幕。龚慧是姚明的长女，是纽约一家私立医院的执业医师，她从纽约飞过来自然比姚明他们晚到一天。秦皓月是姚明的小女儿，在北京一家私立学校读高中。

姚亮忽然意识到该把小女儿姚缈也带过来。两年前的春节姚明将父亲和姚亮一家三口邀约到北京，那是姚缈唯一一次与爷爷的相聚。两岁孩子是没有记忆的，姚缈根本不记得爷爷的样子。姐姐刚才怎么说的：和外公告别；和爷爷告别。姐姐也许是对的。但是姚亮和老婆也议过这件事，结论是小孩子不见死人也罢。

龚慧不是小孩子了，她自己早做了母亲，她来与外公告别在情理之中。秦皓月才十五岁，依姚亮的观点她不来也罢。姚亮忽然意识到另外一个人必得到场，就是姚良相，他的儿子，父亲姚清涧唯一的孙子。爷爷走了，长子长孙都必得来送。

姚明把自己的手机递到他手上，给他看一条短信：

大姑，我今晚到深圳。你们住哪里？

姚亮没反应过来：“谁啊？”

姚明笑了：“还有谁叫我大姑？”

姚亮说：“是良相吗？他怎么在国内呢？”

关于姚良相，姚亮有许多问题；然而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儿子他为什么要问别人？一秒钟之前他还在琢磨该怎么向姐姐解释姚良相不来奔丧，他发现自己很难找到一个听来可信的解释。幸亏他没自作聪明去杜撰一个解释，不然这会儿他将非常尴尬。姚良相没有不来，他要来，只是没有告诉姚亮而已。从那条短信上可以看出姚明已经知道姚良相要来，甚或已经知道姚良相就在国内。姚亮可是一直以为儿子在巴黎呢。

姚亮这会儿才猛醒过来，前妻凌晨的电话一定与已经回到国内的姚良相有关。上海的房子与前妻无关，但是与她的儿子姚良相有关。买那房子的时候姚亮尚未认识现在的妻子何冰，因此购房人一栏他填的是姚亮、姚良相两个名字。姚亮没有不再结婚的打算，他为了保护儿子的遗产权益先就把儿子的名字写上。现在前妻在拿这个说事，当然是以姚良相的名义。依前妻在电话里的说法，姚亮一家三口住的房子里姚良相有百分之五十的产权。姚良相已经成年（二十四岁），有自己独立的法律权利，有权处置自己的法律事务，如此等等。

姚明在微笑：“你呀，怎么跟自己的儿子就搞不好关系呢？你儿子的事情你来问我，你问得着吗？”

姚亮说：“怎么问不着？你是他亲大姑！我不问你，你让我问谁？”

他们先到了新安医院的太平间见过父亲的遗体。当着医护人员的面姐弟两个都比较克制，姚明的泪水甚至都没能爬过整个脸颊，而姚亮清楚记得自己有两串泪珠划过脸颊落到前襟上。

下午余下的时间他们在父亲的居所里筹划整个后事的处理流程。姚

明认为葬礼最好是委托一家口碑好的殡葬公司；姚亮说好的就听你的。姚明说殡葬公司都有自己的主持人，但是她想找电视台的专业主持人会让葬礼显得隆重些；姚亮说好的专业主持人我去找。姚明说父亲一生都在官场，应该比较喜欢在葬礼上见到一些官员；姚亮说官场的事我不行，你去找你的关系找官员吧；姚明说深圳是副省级建制，副市级领导相当于正厅局级，至少要找一个副市级领导到场，这个我来想办法。

姚明说父亲的遗产由一家凌风律师行代处理，律师行的首席律师肖凌风已经与她电话相约明日上午9点在律师行见面。姚亮说你去就行了，我就免了，爸的意思你我都清楚，捐了就是了。姚明说不行，死者的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要全数到场，你也是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你不去不行。姚亮抱怨律师行麻烦，没事找事，无非就是给收费找名头。姚明说律师行不用找名头，有了委托就费用照收，不管有事没事，说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说不是律师行麻烦，而是法律本身麻烦。

姚亮忽然露出笑意：“姐，我们怎么忽然就成了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了？你信不信，爸自己打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做梦也没想过自己会有遗产，自己在临终时已经变成了有产阶级？”

姚明也笑了：“参加革命的时候他是无产阶级，参加革命一辈子如果到头来还是无产阶级，他这个革命不是白参加了？”

姚亮说：“前几年我也是偶然去看崔健的演唱会，崔健的主打歌还是《一无所有》，他的扮相也还是当年的老样子，挽了裤脚的旧军裤，把舞台的地板跺得山响，声嘶力竭地喊破嗓子，‘一无所有！’‘一无所有！’老崔健早就是天皇巨星了，是典型的大资产阶级，却在舞台之上装模作样地扮演无产者。我忽然觉得滑稽透顶。爸的情况是不是跟老崔健有点像？一辈子都在讲革命，一辈子自诩无产阶级，可是到头来却留了一大堆遗产给儿女添烦添乱。”

姚明说：“留遗产你还嫌烦嫌乱，要是给你留一大堆债务呢？你啊，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

姚亮忽然想起这套房子是姐姐出钱。当时姐姐很多业务都在深圳，住深圳的时间比较多，就把父亲接过来，并且专门给父亲买了房子。母亲去世的阴影一直笼罩在父亲心头，姚明认为父亲该离开他和母亲住了一辈子的祖屋，离开那个场也就离开了那片阴影。长沙是个阴郁的城市，而深圳充满阳光，相比之下深圳更适合鳏居的父亲。姚亮认为姐姐该把房子收到她自己名下，不该作为遗产处理。

姚明不以为然：“不论钱是谁出的，房子都是爸的，爸去世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不会因为爸妈都去世了就把你曾经孝敬给爸妈的东西都收回去吧？既然你不会，我当然也不会。”

姚亮想的是反正已经决定了尊重父亲的遗愿，遗产全捐，姐把这套房子从遗产中拿出来也在情理之中。既然姐不这么想，他也就不再坚持。姐有多套房产，当然不会太在意这一套。但他也知道姐已经把深圳的资产都转移到北京了，她今后在深圳就没有落脚的地方。

1. 1. 3

姚良相自己去，在新安医院的太平间见过爷爷。他来到爷爷家已经过了零点。他按门铃没有应答，便又拨了大姑的电话。姚明揉着睡眼为他开了门。姚良相低声问我爸呢。姚明说已经睡了吧，问要不要叫醒他。姚良相连连摇头。

其实这会儿姚亮也已经被惊醒，他不知道姚良相是否愿意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所以就合了眼静候事态发展。没人敲门或推门，这说明姚良相不想这会儿见他。

这套房只有两个房间。姚良相不想见他也意味着他将睡在客厅沙发上。平日里父亲睡主卧，主卧姚亮让给姐姐了。他睡的这间客房原本有两张床，他原本可以与儿子各睡一张。他反正睡不着，就开始胡思乱想。明天两个外甥女都来了，这个家根本睡不下这么多人，想来从美国飞回的龚慧可能更习惯住宾馆，她可以与小妹在宾馆开一间房。或者也

可以他出去开房，让姐姐一家人住在这里。东想西想的当口他听到姐姐的问话，同时听到敲门声。

姐姐进来：“没睡吧你？”

姚亮起身：“良相来了？”

“已经走了，他在酒店里开了房。他说他不习惯住在别人的家里。”

“怎么是别人的家里？爷爷怎么就成了别人？”

“你以为你不是别人？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习惯。良相从小就没和爷爷奶奶生活过，他怎么可能把爷爷奶奶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呢？”

姚亮心里仍然有气：“他还在读书，还是个学生。家里有房子就不能住，有什么必要住酒店？他以为他是公子哥啊？”

姚明说：“我原本就打算让大家都住酒店，是你一定坚持住在爸这儿。我们都什么年纪了，进了门先要打扫卫生，不瞒你说，我有二三十年没摸过扫把和抹布了。”

姚亮看她满脸委屈的样子笑了：“是我错了，让我老姐受委屈了。得，你老人家明天也去酒店吧。”

姚明说：“不想去了。在这里住下了忽然觉得这里也不错，这里是爸的天地，我躺在爸的床上体会爸每天每天的日子，挺有意思的。”

姚亮说：“良相……他怎么样？”

“我看挺好的。身量跟你也差不多了，看上去比你当年还要结实。”

“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国的？学业怎么样了？”

“小亮，记住，谁的问题你问谁，不要总在我的嘴里套话。我不做别人的传声筒。不早了，你再睡吧。”

姚明关了门，把姚亮一个人留在黑暗里。

对他来说姐住酒店是天经地义，姐这一辈子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住酒店。外甥女们住酒店也在情理之中，她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如果必要，自己和老婆住酒店也无可厚非；唯有姚良相自己选择住酒店让他觉得闷气：他还是学生，自己一分钱都还没赚过。

其实更大的心结在于姚良相已经到家了，却见也没见他就去了酒店。他已经足足四年没回过家了。

1. 1. 4

姚明姚亮如约到了凌风律师行，首席律师正是肖凌风本人。肖律师看上去在三十五岁上下，年轻而且精明强干。这家律师行是父亲自己选择的，父亲的遗嘱公证也是由肖律师陪伴去公证处完成的。

肖律师的态度温和得体，他让姚明姚亮分别出示自己的身份证，并交由书记员去复印留底。他特别询问了他们母亲去世的时间地点，并且让姐弟二人各自亲笔书写了父母仅此两个子女再无其他子女的证明。

姚亮很无奈，认为这些所谓的法律程序是多此一举，甚至连“有这个必要吗”也脱口而出。肖律师声音很低，却也斩钉截铁回答他“有”。姚明横了姚亮一眼，其中的潜台词不乏责备。

肖律师向姚明姚亮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姚清涧生前交代的遗产状况，并且据此打出一份清单，计有长沙房产一处，深圳房产一处，三张定期存折，两张工资卡，另有母亲的企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父亲的商业人寿保险保单。另有一份是经过公证的遗嘱。

肖律师清一下嗓子，声音显得郑重：“既然全部两位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都在场，符合法律程序，我就在此宣读委托人姚清涧的遗嘱了。”

这个文件姚明姚亮并不陌生，上一次家人聚首时老爸自己就郑重其事地给他俩阅读过，内容是在他死后属于他（连同老伴）的遗产捐献给他的母校檀溪小学。老人当时征求了女儿和儿子的意见，女儿和儿子都没有意见，老人于是要他们各自签写同意并署名，姚明姚亮照办并遵嘱按上各自的手印。

肖律师将执行遗嘱的必要事项耐心讲给他们：“尽管你们的母亲已经去世三年三个月二十七天，你们仍然需要去相关部门办理一个确认母

亲死亡的证明，因为从法理上讲你母亲同为你父亲的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死亡证明在也就不再需要法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不能到场的理由。死亡证明是执行遗嘱的要件，一定不能够缺失。”

姚亮说：“我担心这么久了长沙的那家医院里是否还保留过往死者的档案。”

肖律师说：“根据我的经验，除了医院还有一个可以出具死亡证明的机构，就是死者原来工作的地方。因为单位会收到死亡证明，从而注销死者的工资关系。我建议你不妨到你母亲退休前的单位去开证明。”

姚亮说：“这个更不靠谱了。我母亲原来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国营的烟酒糖茶公司，这家公司在二十多年以前就被关停并转了。母亲退休已经超过二十年，怕很难找。”

“她不是刚刚去世三年吗？她去世前的薪水由什么机构发的？”

姚明说：“好像是都归社保了吧。”

肖律师说：“那你们就去社保局打听一下。我刚才说了，死亡证明是要件，不可以缺失的。”

姚明说：“也许另一个地方也能开这个死亡证明。”

姚亮调侃她：“阎罗殿？”

姚明说：“户籍所在地派出所。母亲去世，父亲肯定去派出所注销了户口。”

姚亮说：“还真没有。估计父亲把这事忽略了。去年见父亲时他亲口说的，说妈的名字一直在户口本上，让他觉得妈没死，像出远门了一样。”

肖律师还给了他们一份已经整理打印好的注意事项，要他们仔细阅读，在办理前做好充分准备。姚明浏览一下，随手交给姚亮：

第一张是房产过户手续。

第二张是银行存款的提取手续。